

五角丛书

张健文著

爱是世界的心

WUJIAO



NEW! 102



五角丛书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7-8
3

感受
康、温馨的
欲望、读来健
生、成长、命运
诗意、人
清淡



五角丛书

sh sh A D X
爱
是世界的心

张健文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俊

封面设计：陆震伟

爱是世界的心

张健文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绍兴路74号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5

字数78,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600册

ISBN 7-80511-457-9/I·152 定价：1.55元

小 序

我在上海作协工作。3年前几次步行回家后我对身体里的某种感觉上了瘾。时至今日，只要有可能我就步行。7站电车路，每趟45分钟，不管天冷天热有风有雨。总得回家。

这条路上挨着顺次有水果摊、机关、宾馆、咖啡店、食品店、书摊、洗衣房、时装市场、百货公司、证券公司、公园、烟店、教堂、学校、公共电话亭、花店、报社、医院、银行、钟表店、邮局、皮匠摊、理发厅、菜场、酒家、米店、浴室、照相馆、药房、煤球店、饮食店、自行车摊等等，重复不例。我偶然心血来潮便一路数数目，譬如，有一次我数到第36个水果摊，另一回我知道有8个公用电话亭。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也很多，我还没数，哪天可能会去数——边走边数，使这段时间进入“不知不觉”的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

步行的时候，这种状态也可通过数活动目标的方式达到，像做游戏一样，给自己定个规则，目标可以是过往车辆的号码，或迎面而来的老头。

只有我自己。每天我最喜欢步行这段时间。周身发热，我感到心脏和血脉的搏动；轻轻松松，随

便看看数数，或者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数。

有位朋友说我浪费时间，而我认为时间对人而言只是个过程，无论以什么方式度过，只要心里喜欢。

1990年夏于上海芦潮港农场

上海作协夏令营基地

目 录

1	小序
1	青苹果
16	哦，2H铅笔
25	矮的潇洒
38	无欲机器人
46	爱是世界的心
54	公园深处
63	制造蝴蝶
73	不愁菩萨
87	咬紧牙关
103	爱情计划
119	末日
123	白开水



青 苹 果

对端木说来，罗莉莉是5年前的故事。

故事的序幕在街上，——端木在马路这边，罗莉莉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端木的视线被马路中间驶过的车辆阻隔片刻，一晃之后那边的情景更加清晰：罗莉莉和那个小子。他们和他的走向一致，边走边兴奋地说着，罗莉莉忽儿扬起手比划，忽儿身子一仰笑起来。

他们在同一幢办公大楼两个不同层面的办公室。平时在走廊或电梯上相遇总是相互注视点头笑笑。端木发现罗莉莉下班后要横穿广场，他便有意站在热闹的时装贸易市场的出口等她。

“罗莉莉！”

“端木!——你刚刚出来?”

“我出来十分钟了。”

“十分钟只走到这里?”

“我等你!”

“噢!”

“走吧,我送你。”端木真想挽住她的手。

“你送我到哪里?这里还是家里?”

“你说呢?”

罗莉莉真的把手给了他。她也抓住他的。

端木把罗莉莉一直送到家,一路谈得十分有劲,牵在一起的手像通了电流一样。他们横穿广场,走过梧桐荫着的露天美术画廊,拐过街心花园,经过一个又一个琳琅满目的橱窗……。和她分手后他看表,35分钟快得像一眨眼睛。

她现在却和别人一起走。

他们搀在一起?端木没看见。马路对面,那小子的手好像插在裤兜里。第二天,端木又在老地方等候她。

“嘿,我昨天看到你和另一个人……”端木走过去,又想拉住她的手,但忍住了。

“昨天?”

“昨天。”

“噢,你说朱卫平?电脑间的,他在后面追上来,说和我边谈边走是一种享受,……”

罗莉莉一把抓住他的手,电流刹那间又传遍全身,他用力一握,她也用力一握,端木幸福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往广场那头绕过去。”

整个广场都在罗莉莉划的圈圈里。

绕着广场，他们兜了一圈又一圈。天暗下来，端木和罗莉莉手拉手不约而同向广场中央那片模模糊糊的卡车影子走去。那是个停车场。端木刚刚学会跳舞，他对那些能心领神会的舞伴怀有好感，罗莉莉准是个不错的舞伴，瞧，他的手稍稍一动，她便轻盈地跟了上来。

七拐八拐，端木和罗莉莉钻进卡车和卡车之间的空隙里。他找到她，她找到了他。前面一亮。车阵窄窄的通道前豁然开朗，端木慢得差不多要停住，罗莉莉立刻停住了。他牵着她又返回迷阵摸索，浑身是劲，他转过身去——一切便旋风似的开始了。

对端木说来，那段日子，罗莉莉是一片散发着清馨的发丝，是两汪兴奋明亮的眸子，是几个有劲而狂热的手指，是一条被风牵拽的红裙，是一只绿得可爱的青苹果。

在卡车堆里，端木和罗莉莉常常玩到深夜，时间从来不拍打后脑勺。他和她也曾到过黑咕隆冬的电影院，灯光晃眼的舞厅，满耳呢喃的咖啡座和湖光山色的公园。他和她还去过乐园。一起坐在飞车上，罗莉莉揪住他的衣领在满耳的风声中尖叫着。——但还是那个迷阵里最有味儿。

罗莉莉背着双手靠在卡车车头两个“大眼睛”的中间，徐徐扬起脸；

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窥测夹缝外面巡逻的老头；

挨个儿扯着车门把儿“哗啦”一响偷儿似的窜入

驾驶室；

每次都能自由地想象，模糊地摹仿，狂热地重复，每次都窜出车阵狂奔，汹涌地呼吸着。

后来，卡车开走了，广场要翻修，那里不再是停车场。

罗莉莉要学习去了，业务培训三个月，住在郊区。

“我们记日记吧，每天！”端木说。

“三个月后我看你的，——我把我的给你看。”罗莉莉说。

端木就这样和罗莉莉约好了。

罗莉莉第一个月15日回来拿工资，两人一见面，一切又都燃烧起来。

“我下课到门房打过好几次电话，打不通，”罗莉莉说。“每天有许多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写日记。”

他听说新近开张的“红萝卜”餐厅畅销咖喱鸡饭，便约她同去。喧闹的饭桌旁，罗莉莉开始嘲笑她进修学院的数学老师，那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小老师。

“白燕飞真有力，他上课从来不叫女同学回答问题，我们班有两个陈晏，一男一女，白燕飞叫‘陈晏！’男陈晏女陈晏一起站起来，白燕飞对女陈晏说：‘哎，我没叫你！’”

第二个月15日她说：

“他总认为我数学很好，同学提问，他说：‘别问我，你们去看罗莉莉的。’”

“他是谁？”端木问。

“白燕飞啊！”罗莉莉很惊讶，对他说过，他居然

全忘了。

生平第一次，端木懂得了妒嫉。

“你不能每天回来吗？”他问。

“这么远！”罗莉莉说。

“那么，星期天你回来！”

“不行，——一个星期休息一天，我们平时没时间玩。我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呢。”

“你还要学多久？”

“一个月，——噢，今天过了就一个月不到了，时间过得这么快。”

端木不作声。旁边似乎有人在看，扭头一瞧，那是镜子里的他和罗莉莉。罗莉莉垂着脑袋在啃鸡骨头，而他则像个恶棍，正不怀好意地向她倾着身子。怎么办？他不知道。罗莉莉穿着粉红色的蓬蓬松松的滑雪大衣，他以前没见她穿过。

她怎么说电话难打？端木在电话簿上查到号码，一下就拨通。那边似乎是办公室，一个女声清脆地问：“白燕飞，罗莉莉呢？”隔了一会儿，她凑着电话筒说：“罗莉莉不在！”

找罗莉莉向白燕飞要人？

从那天起，他接二连三拨这个号码，而电话那端的女声总是重复这句话。端木对自己说：“别打电话，今天一定不打电话！”但他一走进办公室，耳边便响起那个女声：“罗莉莉不在！”——这声音和话筒里传出的另外一些声音加上他的猜测，一切就沉甸甸的嵌进他脑子里：罗莉莉和白燕飞在一起，她根本不看摊在眼前的课本，只顾一个劲地又说又比划，

始终那么兴奋。电话铃一响，她赶忙站起竖起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

这天下班后，端木上了一辆开往市郊的公共汽车。

那学院比想象的荒野许多，大门拆了用铅皮挡着，教室楼之间分得很开，住宿楼隔得更远。好几个地方引起端木的疑心：宽大的操场那端，隐隐绰绰露出半个覆盖着葡萄藤的廊；发黄的草坪边缘，树荫下的石桌石凳群被房子遮蔽的一角；虚掩着门的教室和实验室。端木转来转去，每次都以为发现了什么，但每次都满眼空凉。住宿楼不知有几幢，他上上下下，走廊那头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他放慢脚步。

“你找谁？”清脆的女声，似乎是电话里的。

“罗莉莉在这里吗？”

“哪个罗莉莉？”

“来学习的……”

刚问了几句，端木便跌入空洞。他被卡车迷阵中的罗莉莉团团围住，从未想过她在哪个班，仔细一想，许多短训班又像许多汽球在眼前飘起。

“那么，白燕飞呢？教数学的老师。”

“白燕飞？没听说过，……老师早就下班了。”

端木立刻醒了过来，要找白燕飞，为什么不请假早点到这里来？找到他又怎么样？——找到罗莉莉又怎么样？

回来的时候，端木转乘市内电车，时间已很晚，车上没几个乘客，他忽然扑向车箱后面的玻璃：两

个人影消失在霓虹灯映红的拐角处，女的是罗莉莉，男的双手插在裤兜里，不，他不是白燕飞。端木认定白燕飞是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

罗莉莉气坏了。她脸颊上飞起两朵烦躁的红云。这天傍晚，她特地从学院赶回来把端木约到广场。她身后一辆卡车也没有，一些手持铁镐，头戴安全帽的修路工在泥和沟之间忙碌，从前那个贴着卡车站着的罗莉莉已荡然无存。

“你昨天晚上看见的不是我，我没有和什么人一起。”

“我看是你！”

罗莉莉的中跟鞋在石板上咯的一响，急得跺脚。她瞪着他，白了他一眼，忽然怜悯了，抓住他的手。接着她便扯着他靠着卡车闭上眼睛徐徐仰起脸等待着，而他习惯地向她倾过身去。但她往旁边一溜，闪开了。舞伴错出一步，他虽没踩着她，但已感到一阵生硬和陌生。

“喂，饿吗？”罗莉莉说。

“嗯……”

“我饿坏了，”罗莉莉拍拍瘪瘪的腹部，“我请客，我要吃一大碗！别人说我越来越瘦了，你看呢？”

她吃了一小碗双菇面就不吃了，吃一大碗的是端木。

走出“红甜心”，端木送罗莉莉到学院去，她不肯回家住一晚，两个多月，她竟已和学院难解难分。

拥挤的公交车里，罗莉莉背着身子握着他的手轻轻地靠在他身上，熟悉而亲切的气息和陌生的动

作一起来到他心上。

“快了，就要结束了。”罗莉莉说。

“你和白燕飞？”端木在她耳朵上问。

她立刻挺起身来。手虽没松开，但变得硬硬的：

“我不可能和他，听见吗？”她下死劲握紧了他，他很是宽慰，但车子一颠，她把手松开了。

回到家，端木躺在床上想：罗莉莉一定知道他昨天去学院找她和白燕飞，所以她才赶回来，她急呼呼的样子似乎怕他干出什么来。她怕什么呢？朱卫平已从他和罗莉莉之间消失了。以往她和他粘在一起时他们曾提起过朱卫平，她说：“随他去！”想到她那厌倦的口气端木就觉得若有所失，现在她又把白燕飞藏得牢牢的。从床上一下蹦到地上，端木找纸和笔。那个白面书生看信时满脸恐慌的模样出现了。端木唰唰地写道：白燕飞，我是罗莉莉的男朋友，我熟悉她的一切，我和她亲密无间，你明白吗？所以，我客气地请你离她远一点。信末他具上自己的大名。把信塞进邮筒时他愣一下，这油漆斑驳的绿矮子似乎在咧嘴大笑。他不知道这封已经出手的信是否应该永远留在它肚子里。而接下去的沉默又使他烦恼。一天又一天，罗莉莉和白燕飞那边始终缄默，电话里的女声仿佛接到指令一下烦躁起来：“跟你说罗莉莉不在！什么，白燕飞？他也不在！你到底是谁？”一天上午，端木发现他已有一个星期不在年历纸上打勾，那封信把他计算罗莉莉归来时间的热情变成了隐隐的、越来越强的担心。有一天他突然被招去谈话，闷了好一会他才明白这几

天办公室里议论纷纷的事：挨到他被询问愿不愿去新建的大楼上班。

“不去！”

许多人都想去，那办公大楼紧靠空气新鲜的公园又有中央空调，端木宁肯守在旧楼里，没几天罗莉莉就要回来了……。

办公楼闹腾开了。许多办公桌堆在门厅里等待到新楼去，楼外的卡车一个劲地响着喇叭催促，一群人大声吆喝着搬着东西在楼梯的拐角处出现，电梯门哗啦一响拥出一批得意洋洋的乔迁者。罗莉莉晃晃悠悠抱个纸板箱。她急促地走到大伙边上寻求安全。

“罗莉莉！”端木不顾一切地喊道。

她没听见，只顾抱着她的东西走出门厅，她办公室的同事都应声回过头来。

“端木，我们再见了，不死来玩玩！”

大家和他打招呼，忙乱中不忘上上下下对他打量。他们的说笑声突然被扯远，罗莉莉空着手回来了，越走越近，环绕她的一切迅速变成越来越模糊的背景。

“罗莉莉！”端木朝前跨了一步。

罗莉莉“蓬”地燃烧起来。他眼前一片因失望而迸出的强光。愤怒顿时使她生气勃勃。

“别喊我，我们完了！”

端木不走，走的是罗莉莉。她喊出这句话后，随着又一批从电梯里涌出的同事走了，透过门厅的玻璃门看得见她利索地攀上卡车……。

她再也没有在旧楼里出现，这里有让她恨得咬牙的端木。端木也没到新楼去过，那边是令他恨得牙痒的罗莉莉。——她一句也没解释，难道还需要解释？看了从白燕飞手里夺过去的信，她咬着嘴唇把它撕得粉碎……。

“恨我？”端木在心里问。

“哼！”罗莉莉扭头对着窗外的公园，连恨都懒得说。

一切都黯然失色了。办公室里，端木谁都不看，那天在电梯口，他们是他和罗莉莉事件的见证人。他烦恼地听人在对他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有人丢给他香烟，有人硬要和他一起出去喝酒，好像过了很久他仍然是同事们关注的目标。一天下班后，——好像事情都从下班后开始——端木闻到一阵熟悉的香水味，他从空若无物的心境里第一次探出头来，清晰地看到了那个“老阿姨”，她笑盈盈的已经和他攀谈过好几次。

很难说这不是重新开始。“老阿姨”要给他介绍女友，接着真的给他介绍了一个，与其说他跟着走不如说他情不自禁地被那种熟悉的气息诱导，然而索然无味。他听人说过，依靠别人介绍异性朋友的人很少会自己认识，而自己交结过异性朋友的人对介绍都会感到别扭；——就在这时，吴素萍突然来到他身边，她是罗莉莉在旧楼时的好友。

“我们谈谈，”她落落大方地说。

这个吴素萍端正而秀气，戴着眼镜，文文静静的。重新开始的诱惑力依旧来自不再露面的罗莉莉。

吴素萍是和罗莉莉密约以后来看看他动静的，她的方式是约他出去“走走”，就走吧！——他们一路向西慢慢走着，光秃秃的梧桐树行那端出现了蘑菇形的体育馆，端木不觉一停，走出这么远，他居然没讲过几句话，想想，吴素萍并无一句怨言，她主动找他就为和他一起徒步漫游，——她还隐隐表露她的好奇：这个端木怎么会喜欢上罗莉莉呢？她咕咕叨叨的话很多，提到罗莉莉会很注意地停顿一拍，在她面前，端木不愿提这个名字，她说，前一阵，整幢办公楼包括集成电路房，大家都知道端木和罗莉莉，别人怎么想她不管，她只知道她有些羡慕女朋友，端木问她为什么，她扶扶眼镜说：“我不知道！”

从吴素萍那里，端木听到了罗莉莉和白燕飞的消息。罗莉莉和白燕飞恋爱得不顺利，或许正如罗莉莉所说，她不可能和他。她活泼热烈地留神注目于她的小子，她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大诱惑力，她和白燕飞弄假成真，或许是那封信促使她走出更远。后来到那学院培训的人不断带回传闻：白燕飞经常到新楼门口去等她，他俩已经同居，随后便垂直跌落下去，他俩的关系破裂了。接着，白燕飞成了漫画里的人物，端木不知在何处见过类似的漫画：一个求爱者等到的是一场雨，手里渐渐枯萎的鲜花因雨淋而昂起了脑袋，但他本人的头发和衣服却又湿又瘪地贴在身上枯萎了。

夜晚，僻静的马路上，路灯杆拖着长长的影子，踩着影子行走的只有端木和吴素萍。她有个聪明的脑袋瓜，她很少受别人想法的干扰，思路单纯而清